

故土是作家创作的源泉

——访周口籍作家刘庆邦
记者 吴继峰

盛夏的炎热阻挡不住刘庆邦先生思乡的脚步。8月8日,作为中国作家协会赴周口采风的作家代表团副团长,庆邦老师又一次回到了家乡。

刘庆邦曾经是周口的农民,是豫北的矿工,是北京的记者。现在,他是北京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煤矿作协主席。“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深深爱着生我养我的家乡。我无数次在梦里思念家乡,无数次在作品中情不自禁地描绘家乡!”8月9日晚上,刘庆邦欣然接受了家乡媒体的采访。

有人说,一个作家只要有八岁的记忆,就够他写一生的了。刘庆邦告诉我

者,他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豫东平原的乡村里度过的,故乡在他童年和少年里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因此,他把小说中的许多场景都设置在了家乡的农村。乡村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每当他想起故乡,关于乡村的记忆就会纷至沓来,感觉思如泉涌,有写不完的东西。他每年清明都要回到老家沈丘小住。去父母的墓地烧些纸,串串亲戚,然后到村子和田野里走走看看,跟乡亲们唠唠嗑。今年麦收前,庆邦老师特意回到老家,不为别的,就为了再看一看麦浪翻滚的丰收景象。那天夜晚,他还特意走进了月光下的麦田。田野里的气息一会

儿热,一会冰凉,让人感觉到那成片成片的麦子在静静地呼吸。

刘庆邦说,作家创作作品强调深入生活,但是一个人只有你回到生你养你的故乡才有可能实现身与心的双重深入。如果离开绍兴千年文化的滋养,就不会有鲁迅先生的《故乡》。如果没有对湘西文化的痴爱,沈从文恐怕写不出《边城》、《长河》。如果不是娴熟地调用乡土语言,就形不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从这个意义上说,周口6000多年的历史积淀和家乡人民原汁原味的生活画图,也是周口作家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周口作家群厚积薄发

——访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孙德全
记者 王艳

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孙德全是第二次来到周口,因此,对于周口和周口作家群并不陌生。“前几天我去平顶山参加一项活动,了解到平顶山只有5个国家级会员,而周口有20多个。在2002年选出的中国21世纪文学之星的作家中,全国共有23人,而周口人占了3个,这在—一个地区是非常罕见的,很了不得。”

近年来,我市文学事业发展非常迅猛,陈延一、刘庆邦、朱秀海、孙方友、墨

白等中青年作家不仅成为周口作家群的核心代表,而且也成为国内文坛的领军人物,同时还涌现出邵丽、刘海燕、蔚然、宫林、张运祥等实力派新人,其作品也在国内文坛掀起“旋风”。2007年5月,周口作家联谊会暨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在我市召开。孙德全当时也参加了研讨会。作家们在谈到周口作家群现象时,都认为是周口几千年来的文化积淀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一大批甘于寂寞持之以恒数十年

坚持不懈埋头创作的文学爱好者终于熬到了云开见日。

目前,中国作协已在全国各地确立了10多个文学创作基地。问及为什么会选择周口,孙德全告诉记者:“主要是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周口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周口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生动的采风基地,周口有一群正在崛起的作家群体,周口市委、市政府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并大力投入。”孙德全说:“近年来,中国作协—

为周口文学繁荣继续贡献力量

——访鹿邑籍著名作家陈延一
记者 吴继峰

陈延一这次回乡带给家乡父老两个好消息。一是他的宋氏三姐妹传记作品已经改编成剧本,即将搬上荧屏;二是他的长篇报告文学《天地良心——万里在安徽破冰岁月》即将出版。

著作等身是作家的追求。自上世纪60年代,陈延一的散文《哨所上》发表以来,他已出版2600多万字,88部文学作品。88本书摆起来,那恐怕真的是著作等身了。“如果等身了,那说明我个子矮,而不是书多。”接受记者采访时,陈延一说话很有条理,有了机会还不忘幽默一下。

陈延一回忆说,他1968年参军来

到长白山下,20来岁的他,酷爱小说,爱读传记文学,生活虽然枯燥乏味,但壮美的景色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先是散文《哨所上》在《吉林文艺》上发表,不久,小说《铁骑怒火》又发表了。热爱传记文学的他,被许世友将军的传奇故事所吸引。他决定为许世友立传!可是,当时,活着的你不能立传的“时代禁锢”为他的创作亮出了“红灯”。他没有退却,而是默默地采访、创作着。1985年许世友去世,他历时8年创作的《许世友传奇》也问世了。

陈延一说,此后,他乘胜追击一口

气写下了《许世友传奇》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在两岸“坚冰”未破时,他又写出《宋美龄全传》,引起了国人一片惊骇声,广大读者对尘封人物的新奇,使该书一面世便抢手,一下子再版12次之多。成功的喜悦促使自己向更高的目标追求。随后的两年,他相继推出了《宋庆龄全传》、《宋霭龄全传》。从此,传记大家的名声在全国响起。但是他并不满足已有成绩,在“否定”自己的同时,他向更高的“坡度”爬去。他说,关心个体命运,关心他人命运,完成这两次飞跃后,他关心到群体的命运。沉寂两年后,他推出长篇报告文学《皇天厚土》,提出“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重大问题,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在老子故里参观期间,刘庆邦对这句话印象很深。他说,从文学的角度也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过于真实的文学作品是不美的,而加入虚构、融入作家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作品才是美的。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复制原生态的生活。显然,刘庆邦又一次从家乡的历史文化中汲取到了文学创作的营养。应记者之邀,他很认真地把这句话写下来,以此与本报的广大读者共勉。

直引导作家走出书斋,开阔视野,深入生活。因为要写出一部好的、厚重的文学作品,作家首先要真正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我们不仅要组织作家进行采风,而且要为作家提供更好的条件,更多的支持。”

基地建设后,中国作协每年都会派遣一批作家赴周进行文化采风。孙德全希望周口利用好这个平台,发挥作家们的聪明才智,创作出更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带动周口文学创作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采访结束之际,孙德全也希望周口广大作家坚守自己的文学创作理想。“文学应该有精神有品位,文学创作者必须关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融入基层生活,不要太功利,不要过于迎合市场需要。对待文学创作,态度要虔诚,要把它当作一份事业经营。”



文章充满了对国家、民族强烈的忧患意识,被国土资源部系统称为“开天斧作”。

陈延一说,周口出现过很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像先贤圣哲伏羲、老子以及民国总统袁世凯等等,都非常值得周口作家关注。他表示,他将全力支持周口作家以家乡历史人物为素材创作文学作品,和家乡的作家一道为推动周口文学特别是传记文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苦难成就作家

——访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主任朱秀海
记者 王艳

虽说是鹿邑人,但是朱秀海却是第一次来到周口市区。8月10日,记者在他下榻的宾馆内采访了这位知名的海军作家。“干净,整洁,有南方小城的感

觉。”这是朱秀海对周口的第一印象。朱秀海是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痴情》、《穿越死亡》、《波涛汹涌》、《音乐会》、《乔家大院》;他也是有名的剧作家,《波涛汹涌》、《军歌嘹亮》、《乔家大院》、《天地民心》、《百姓》等电视剧本也都出自朱秀海之手。

对于朱秀海来说,家乡不是一个非常贫瘠的地方,但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他说:“曾经经历过苦难的人,他心里所遭遇和承受的是生活舒适富裕的人不能理解和体会的。我认为,苦难是一种财富,从某种程度上说,苦难成就作家。所以,不要害怕,畏惧你所要经历的生活,不要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来逃避苦难。”

骨子里有一种英雄情结,这是很多评论家对朱秀海的评价。朱秀海讲起赴边疆参战的那些故事,他对英雄精神的敬仰,对战争生活的理解,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当时我不



到淮阳采风时,看着眼前广阔的湖面,莲叶接天,荷花飘香,蒲苇争翠,李鑫很难想象这就是龙湖的东湖区。“我印象中东湖就只是一片水,还有干巴巴的苇草。同样是水,现在的龙湖却变得更有韵味、更招人喜爱了。”谈到家乡淮阳的变化,李鑫的言语中流露出一丝自豪和眷恋:“一个人,无论走多远,走多久,家乡始终是牵挂于心中的那根线。最近,我总在想,等到我退休了,一定要回到家乡来。”

此次来周口采风,参加中国作协周口市文学创作基地授牌仪式,李鑫同样感到很兴奋:“在这片土地上,有很多人深深地热爱文学创作,并坚持不懈地写作。正是凭着这种深深的热爱,旺盛的创作热情和雄厚的创作实绩,周口作家群才逐渐形成并崛起。作家对于一个地区来说,也是一种丰富的文化资源。周口现在应该依托这些作家,借助电影、电视等力量,把人请进来,把作品推出去,形成一个立体的网络来宣传推介周口。”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李鑫曾获中国新闻奖、全国报纸副刊金奖等重大奖项。作为一名资深媒体人,李鑫的经历和职业都赋予他观察社会的独特眼光。为了满足更深刻地

关注时代 潜心创作

——访《解放军报》文化部副主任李鑫
记者 王艳

表达情感的需要,他选择了小说。他经常把眼光投向社会,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与故事,一次次拨动他的神经。一个人、一件事,终于激起了他作为记者、作为作家的文化思索。2007年,李鑫创作的长篇小说《浮沉》面世了。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小说被数家有影响的媒体连载或推介,朱向前、周大新、朱秀海、刘醒龙等著名作家、评论家和文人撰文品评,读者和网友的阅读,点击率更是一路攀升。“其实,这部小说的很多灵感都来自我的生活和我的家乡。我在创作时,只要稍稍闭上眼睛,就能感觉到一张张熟悉而陌生的面孔在眼前晃动,一条条生命的曲线在脑海里浮浮沉沉。当我完成这部作品时,感到自己在书里书外都多了许多朋友。”如今,李鑫又开始酝酿自己的下一部文学作品。

谈起文学创作,李鑫说:“现在的文学创作也存在一种跟风的现象。如何开拓一片新的领域,是需要作家动脑筋的,要做到不重复自己,不重复别人。更为重要的是,作家不能沉浸在自我的情绪之中,要关注时代,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真正安静下来,潜心创作,写出真正对得起自己心灵的作品。”

七夕

张子先

此刻,城里的这场小雨
也会在老家飘落。在雨中
那些依旧头顶桐叶或身披蓑衣
在田野里忙碌的身影
是土里刨食的亲人

姐妹们在乡下,如果雨过天晴
今夜,她们会对月穿针
或者在祝福声中
用十字绣的方式
唱出人间的好风景

我想念的人还在路上,今夜
睡梦中会有一个荷锄的地
趴在窗口
而窗里的人浑然不知
她轻轻叫出的乳名



古桥古韵

谷兵生 摄

桥下河边有一片桃林,桃花开时,我常常去那里散步。桃子慢慢长大,我便只是远远地在河堤上观望了,瓜田“桃”下嘛!

桃子成熟的一个清早,一个老太太守着一篮桃子蹲在桃林边的堤上,我停下脚步。从花开着看到花落,从叶生看到桃长,我怎么能不尝尝这里的桃子?

老太太说出比超市里贵了近一倍的价钱,我说:“贵了,便宜点儿。”老太太说:“到桃园里摘,都是这个价钱。”

看看老太太的面孔,很陌生。桃花开时,常看到有个老头儿在林中照料,没见过她。

没有再说什么,我随意拿了几个,觉得拿起的不是桃子,是回味。她说:“就要这几个呀,那价钱可不能少。”“天天路过这儿,买新鲜的,会好吃点儿。”我付了钱,拿了桃,向前走。

“等会儿”,她喊住我,手上拿着一个桃子,塞到我的手里:“这个桃子被小鸟叨了,你别嫌赖,拿着吃吧。”

接过桃子,发现这个桃子看起来还是很完整很漂亮,只是仔细看时,会发现有一个小小的、尖尖的豁口。

如果把这个桃子想成她招徕回头客的小伎俩,那这个豁口就是一个深深的裂痕;如果把这个桃子想成她善意的馈赠,那这个豁口就让人联想到小鸟儿那可爱的尖尖的小嘴儿。

我微笑,想起弘一法师的一个偈子:“论人之非,当原其心,不可徒泥其迹;取人之善,当据其迹,不必深究其心。”

一个桃子·一块钱

霜儿

我相信这个桃子一定是甜的,超过我买的任何一个。

慢慢走着,想着,想起另外一件小事。也是一个夏天,我可记不得去过城市,从车站打的去一个多次去过的地点。

坐在出租车上,突然发现走的都是小街小巷,记忆中前几次走的都是很宽阔的大路,走了很久,我还是没有看到一个熟悉的有标志性的建筑。

司机是一个看起来有三十岁左右的女子,

夜幕降临了,恩赐似的给闷热的夏,飘下一丝清凉。夏日的疲惫总带着拥塞和潮腻,慵懒便从里到外地透出。一天的忙碌后,我把自己摔在了床上,极力舒展着,心想,舒适的床,温馨的家,也许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吧。先生喊吃晚饭,我说不吃了,减肥。减肥,对女人来说,大概是一件很艰难而又很普及很时尚的事儿。挂在嘴上,也许是对时光的留恋,对永恒的期许,对时尚的牵强吧。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其实不是想减肥,只想自我放松。

仙人球开花了。先生在院子里喊道。于是,我慵懒的躯体像注入了一股清泉,涤荡着疲惫,顿觉清爽,陡然起身。我来到了院子里那盆仙人球前,借着院子里的灯光,看到那盆仙人球上开着两朵洁白娇美、透着质感的并蒂姊妹花。顿时,我心里升起一种感动。这种感动,绝非是文人墨客的酸腐,或者是小资情调的矫情,而是对这花品质本身的感动。

我是一个极懒惰,没有情趣的人。所以,养花对于我来说便是件难事。我很羡慕那种浇浇水、观观花的悠闲和雅兴,却自认是个俗人,家里也曾养过很多花,不是浇死便是干死,没有一盆是“寿终正寝”的。因此,我便断了养花的念头。大概十几年前,我一个亲戚给我捎来了一棵小仙人球。我想,这种东西,大概也不会在我家里活得太久。便找了一小花盆,随便放进去了。一年、两年、三年…一小盆贫瘠的土壤,偶尔施点水,从未有意识地侍弄过它。而它,这盆仙人球,就这样竟然在我家里逐渐长大。大概是2002年的时候,我发现它身上长出了小小的绒球,开始,我以为它是它生的娃娃。后来,我看那灰褐色小球上的刺比母体的刺更柔和,更密集,便知道它不是娃娃。至于是什么,我还真说不准。因为,我从来不知道仙人球会开花。慢慢地那小球长成了一个柱子,并向外伸展着。那东西也像仙人球一样生长得很慢。很慢,使我失去了耐心,不再注意它。直到有一天,我孩子说,那是一个花蕾,我打量着它,还真是花蕾,它的端头已经透出了浅黄嫩白。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那花蕾还在艰难地羞涩地向外伸展。长长的花茎,像一只托起梦的手,使劲地伸长,好让梦更飘逸。我不知道它会开出什么花来,鉴于仙人球和花蕾的样子,我想,这花未必好看哪里去。

那天清早,我终于看到了,花开了。我第一次看到仙人球花,被它的美深深地震撼了。仙人球高高地擎着那朵洁白的喇叭花,我不知道怎样形容它,一片一片蜡质的花瓣,紧实密集地互粘着,微微张开成喇叭形,小心翼翼地呵护着鹅黄的花蕊,纯净素雅的颜色,硬朗质感的花瓣,大气美感造型,娇嫩雍容的气度,昂扬自我的神韵。真是太美了。我见花无数,无论是高

黑夜，独自绽放

柳岸